

段子

【N生活】

【生活要你懂得】1. 社会就是一条船,每个人都要做落水的准备; 2. 社会经验不足的意思是我们还不能骗别人; 3. 如果说吃一堑,长一智,我现在都是哲人了; 4. 一个乐观的人处事态度应该是:先天下之忧而乐,先天下之乐而乐。

【经典学说】急事,慢慢的说;大事,清楚的说;小事,幽默的说;没把握的事,谨慎的说;没发生的事,不要胡说;做不到的事,别乱说;伤害人的事,不能说;讨厌的事,对事不对人的说;开心的事,看场合说;伤心的事,不要见人就说;别人的事,背后不说;现在的事,做了再说;未来的事,未来再说。

【生活原则】1. 不要狠命地把门“砰”地关上,因为很可能你还要回来。 2. 有舞台就演好角色,没舞台就静静地做观众。 3. 不要整天抱怨生活欠了你什么,实际上生活不知你是谁。 4. 把弯路走直是聪明的,因为找到了捷径;把直路走弯是豁达的,因为可以多看了几道风景。 5. 让别人快乐是慈悲,让自己快乐是智慧。

【通胀下的生存之道】1. 维持现有孩子数量。 2. 多发信息少打电话。 3. 坐别人的车走自己的路。 4. 尽量转发别人信息,节省自己的脑力。 5. 快乐着别人的快乐,享受着自已幸福的生活。



【开心一刻】

【据说,私房钱会照亮男人出轨的梦】某日,一群人聚在一起说如何藏私房钱,一大叔说:“我一般就存银行。”“那卡或存折呢?”一哥们问道。“烧掉,要用时再拿身份证去补。”大叔回答

【目光控】经过路边卖水果的小贩,我经常故意看看他们。你只要看他们一眼,他们就会自动说:便宜来便宜来,猕猴桃10块钱3个。或者是:橘子要吗橘子要吗。他们见你目光一扫看着他,就受到遥控开始叫卖,比声控什么的还厉害。

【人生啊人生】满桌佳肴,得有好牙;腰缠万贯,得有命花;一路风光,得走得动;一座金山,要能够拿;千里纵横,得有个家,万众首领,得有个妈;委屈烦恼,得有人听,出色得意,得有人夸;帅气靓绝,要有人爱,摔倒失足,得有人拉;垄沟刨食,是条好汉,病卧数钱,是个傻瓜。



【麦兜定律】 1.不要和女人讲道理,尤其是生气的女人; 2.你不尊重我,我尊重你,你还不尊重我,我依旧尊重你;你再不尊重我,我就废了你; 3.想哭就哭,想笑就笑,不要因为世界虚伪,你也变得虚伪了; 4.不开心睡一觉,就让它过去吧。伤心还好,伤胃就不好了。



【娱乐荟萃】

【子弹弹飞】雷语:1.美女你不要,钱你也不要,你要什么啊。 2.世界上本没有路,有了腿便有了路。 3.如果你活着,早晚都会死;如果你死了,你就永远活着。 4.她已经是寡妇了,我不能让她再活寡。

【人生四个真谛】1.不要同一个傻瓜争辩,否则别人会搞不清到底谁是傻瓜。 2.生活就像呼吸,为了“出气”和“争气”。 3.永远不要后退,退到最后是无路可退。 4.人生最美的是过程,最难的是相知,最苦的是等待,最幸福的是真爱,最后悔的是错过。

【人生十鉴】:1.大喜易失言,大怒易失礼,大惊易失态,大哀易失颜,大乐易失察,大惧易失节,大思易失爱,大醉易失德,大话易失信,大欲易失命。

【你怎么读的】小时候上学,把ENGLISH读为“应给利息”的同学当了银行行长。读为“阴沟里洗”的成了小菜贩子。读为“因果联系”的成了哲学家。读为“硬改历史”的成了政治家。读为“英国里去”的成了海外华侨。而我,不小心读成“应该累死”结果成了打工的。



连载

11



◆作者:琴瑟琵琶
◆出版社:朝华出版社

她仍沿着每日上下班的路线去坐地铁。因为下班高峰,地铁台上挤满刚刚下班的人潮。她径直走到月台的末端,面对着黑黢黢的隧道尽头等待下一趟列车进站。
车进站了,普华跟在人后上车,站在没有坐席的车厢尾端。车厢缓慢前行规律地摆动着,在涌向车门的人流里毫无焦距地扫过陌生人的脸,在层出不穷的面孔和背影里感觉有人正望着自己,拨开人流向自己走来。那样的错觉越来越强烈,使她不得不眨眨眼睛,定睛认真端详正从车厢另一侧走来的男人。
他穿着一身奇怪的装束,尺码很大的深色羽绒外套,蓄着一脸胡子,在地铁里还戴着墨镜,他的轮廓让普华想到了一个人,她让开身前的路,他却并没有走过去,而是摘掉眼镜贴着站到门边。
“是我!”
普华吓了一跳,侧过头,对上的是永道落魄憔悴

的面孔,她心里毫无防备地疼了一下,只因为去戴了眼镜,他看起来更糟糕。眉峰扫着灰土,眼角有一道没褪去的伤痕,尤其是他的眼睛,疲惫赤红,像是太久没有好好休息过,整个人都老了五岁。
“最后一次”之后,他再次站到了她门口,她有想过把他挡在门外的念头,但是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时候听到他在背后又咳起来,她还是心软了。
进门永道脱了一身异味的羽绒外套扔在地上,走到沙发坐下,普华才发现他里面只穿了件很薄的白衬衫,前襟上有划破的口子,领口的地方还少了扣子。
他靠在沙发背里,目不转睛地望着她,默不作声,几乎能看透她的心神不宁。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?”她心里急得七上八下,见他不说话,有些手足无措。
他坐久了,也够够了,才重新开始。
“是手头几个项目的实验数据和报告。”
普华对永道工作的了解,只局限于一些课题方向,但依稀能体会出事态重大。
“报告怎么了?”
“最终的那份报告……”他顿了一下,“被毕马威抢先发表了。”
“怎么可能……数据和报告不是你负责吗?”
他闭着眼睛,脸上保持着那一抹苦笑。
“东西在我电脑里……他拿到了密码……”
“什么密码?”

“他进入了电脑,考走了整个文件夹,上个月已经发表了部分结果。而我的电脑密码……”他眼光一沉,“是你的生日!”
所有事情豁然开朗,普华僵硬地坐在椅子上,不知道该对他的话做出什么样的反应。
“明白了吗?”永道问。
他没吱声,不自在地走进厨房,佯装去给他倒水。
靠在厨房洗手台旁,普华的心很乱,像一团乱糟糟的麻线。倒了热水放在一旁,她没有勇气马上走出去。反复思考同一个问题:离婚两年,他的电脑还用她的生日做密码,为什么?
重新武装好自己,端着热水出去,永道依然坐在原先的地方,仰靠着沙发,睡着了。他阖着双眼,平稳地呼吸着,像个在外面受伤回到家里的孩子。他眼角的伤痕垂成一条无力的曲线,让她鼻子里陡然发酸,不得不放下东西,去卧室取了薄被回来。
把被子搭在身上,他依然没有醒,头微微贴近她站的方向。望着这张熟悉到刻进她心里的面容,她坐下来,陷入了一种莫名的伤感中。
为什么在她最该恨他的时候,却会心软?
抹掉眼角湿润的东西,她扶着他在沙发上躺下。他微微动了一下,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嘟囔,转过头很快又睡熟了。
她轻手轻脚退回自己的房间,离开前,站在沙发前久久凝视着他睡熟的样子。

15

灭门惨案

老福听完后点了点头,然后问瑞恩道:“你们在朴茨茅斯发现那个小孩的尸体具体是什么时候?”
瑞恩用食指揉了揉太阳穴想了一会儿,说:“是10月4号。”
老福又转过身去问身边的公安干警:“张利英清醒一点了没?”
“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,现在正在车里休息。”那干警抬手指向了一辆警用面包车。
我们便跟着老福直接走了过去。刚拉开车门,明亮的光线透进去,在椅子上躺着的一个男人哆嗦了一下,条件反射地抓住了盖在身上的白单子遮住了半张脸,惊恐地看着我们。
老福向他摆了摆手,说明了我们的身份,那人才算冷静了下来。他三十出头,一身粗布麻衣,打着补丁的绿帮子鞋,裤管扎起,传统的农民形象。
老福让我给张利英点了根烟,看着他吧吧吧吧抽了几口,才开始张嘴问他些问题。
据那张利英说,他是本村的农民,这房子是他哥哥张顺英的。哥哥早年出国留学,就在英国定居了。后来生了孩子,每年春节的时候才会带孩子回来住一段时间。前几年就把他们的母亲郭淑芳给一起接过去照顾孙子了,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就是那次他买下了这一片地基建了栋房子,留给独自住的老父家住。
说完了上面这些,面相老实巴交的张利英竟然有些哽咽了。沉默了一会

儿,才接着述说:
“上个月初的时候,老头子无缘无故地竟然就升天了,大家都以为是急病什么的,就没太在意。我给远在英国的大哥拨了个电话告知了父亲的死讯,他说他第二天就起程回来送葬,我劝他这么远就别回来了,我能处理。最后他赶是赶了回来。这次回来他们就决定住一段日子,毕竟这么多年没回来了。在处理完父亲的身后事之后,他们夫妻俩又买了很多礼品,到亲戚和邻里乡亲们家都走动了一下,感谢了乡亲们对老父的照顾什么的。
“不料就在父亲的葬礼一个礼拜之后,那天晚上,哥哥和嫂嫂正在吃饭的时候,二人竟然都暴毙在了家中。邻居听到喊“救命”的声音之后,就报警了。最后法医给的说法是,突然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,极度恐惧之下,被惊吓而死。”
“我怕老母亲过度伤心,这次也没有给还在英国的妈妈打电话,不料几天之后,她竟然带着我侄子张瑞恒回来了。她当即跑到老头子的坟头大哭了一场。当晚老母亲和小侄子都是在我家住的。第二天我和我家媳妇儿陪着她,又去买了些香纸要去坟地祭拜老伴儿,我们也跟着去了,可是她在那儿哭了很久。我要忙地里的活儿就先走了,我媳妇儿也去菜地摘菜准备晚饭了。可是到了很晚她和我侄子都还没回来,我们就有点着急了,找到坟地的时候,就只见老母躺在坟地里,已经没有了气息,而小



◆作者:儒爵爷
◆出版社:古吴轩出版社

侄子张瑞恒,却不见了踪影!
“我马上打电话去派出所报了案,可是过了这么久了,到现在也没点头绪。安葬了老母,处理完她的后事,我被这么一阵折腾也病倒了,在家躺了好几天。昨天身体刚刚见好,腿脚有了点劲儿。今天一大早,我就打算来看看这屋子的,谁料刚进了院子,就看见树上吊着个孩子,可把我吓得不轻。”
老福拍了拍他的肩膀,让他不要太悲伤,便带着我们下去了。
老福背靠坐在车厢上,又不自觉地从兜里摸出了根棕烟点上,抬头望天,陷入了沉思。我和瑞恩也识趣地没有去打搅他,就找了几个还在附近打转围观的人闲聊了起来。
其中一个说:“真是可怜啊,不到一个月,一家人就死光了,那个失踪了的小孩子不知道还有没有活着,估计也是凶多吉少。”
另外一个人插嘴说:“哎,老人家早就说过这房子是凶宅鬼屋,地主老爷住过的屋子,哪能有什么好东西呢?”

